

成人組
短篇小說
·
第三名

得獎人 陳以恩

1989 年生，桃園中壢人，租屋在臺北永和。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畢業，目前為劇場演員。



祝我幸運

—

「每一個失眠的晚上，我才發現我的人生是一場夢，而我只要努力睡著就好。」

這是在五坪的小套房悟出的一個句子。當時我沒有馬上寫下來，而是盯著日光燈管的末梢，那裡有一顆很像瘀血的東西。我沒有寫下來是因為，如果有一天我忘記這個句子，就表示，這不過是句廢話。

我租屋的地方在一座老公寓的四樓，房東把整層樓隔成五間，留一條 L 型的走道通向樓梯口。我房間裡唯一一張書桌，同時也是我的飯桌和化妝桌，三個月前找到了咖啡館的工作後，這個桌子就堆滿了從自助洗衣店抱回來的衣物，我本來打算休假的時候再收進衣櫃，後來發現，把衣服攤在桌上挑，比放在衣櫃方便太多，於是桌子原本的功用只好另找空間。我把筆電和化妝包放到椅子上，再把椅子搬到床旁邊，於是，椅子成了桌子，床成了椅子。吃喝拉撒睡五項裡面，扣除拉撒兩項，其餘一切作息都在床上了。

有一次我爸從大陸回來，下了飛機就坐計程車來臺北看我，他身高有一百八，穿一套灰色的新式唐裝，一站進我房間就像一根水泥柱。我盤腿坐在床上吃免稅店的巧克力，翻著他買的雜誌，水和衛生紙就在枕邊取用自如，他手插口袋說：「妳這樣跟住院差不

多。」我說住院一天要兩千，住這裡一個月八千，划算多了。

他那次來主要是告訴我，他和媽約好了隔天晚上簽字，短時間內不會再回臺灣。我拱手做了一個恭喜恭喜，低頭繼續研究如何用五件單品穿搭一整個禮拜。接著這個小房間就像地震一樣，原本頂天的水泥柱，東歪西倒，撞翻了一籃衣服，踩爆了一包垃圾，大門一甩走了。

我追下樓去，攔住我爸搭上的那輛計程車。他手機忘了帶。車窗降下，他在黑漆漆的後座吼了一些什麼，我沒有聽得很清楚，又或者，我根本沒專心在聽。

那個時候我站在馬路邊，腦袋裡面想著，這輩子見到他的次數正在倒數了。

我爸會對我這麼失望是有原因的，從小到大我的成績上不去也下不去，平均分數是多少，我大概就是多少，對於只生了一個小孩的家庭而言，長久下來實在有點無聊，我連故意想考爛一點都屢屢失敗。不過我可以清楚記得我作的每一個夢，如果有這種比賽，讓一排人腦袋裝上機器，夢醒以後比誰記得最詳盡，我想我絕對可以蟬聯冠軍，創造世界紀錄。但沒辦法，這時代沒有先進到可以舉辦這種比賽，所以我無法向我爸媽證明，我其實可能是個天才。

我最喜歡的一個夢是在高二時發生的，那個夢長這樣：戰爭來了，不用去學校，也不用回家，整座城市斷水斷電斷網路，科技發展倒退五十年。

夢裡面我住進一棟很大很老的醫院，和我同時間進來的也多是女性，再來是老人，以及未成年的男性和小嬰孩。來的過程鮮少有人從家裡出發，多半是在過馬路，月臺等車，剛出校門或者剛

結完帳，就被一群阿兵哥抓進隊伍，然後一路走到這座又老又舊的大醫院。於是我們什麼也沒多帶，所有的證件都被收走，重新配戴一張識別證在胸口。我的識別證是橘色的，上頭有我的名字，和一組號碼「K179」，橘色代表未婚女性，K是教育程度只到高中，179則表示在這個「未婚的高中程度的女性的」組別當中，我是第一百七十九位進入這座醫院。

醫院外觀長得很像鄉下的莊園民宿，主建築物不高，大約五樓半，四面圍住一塊有水池的中庭，建築物四周是種菜種水果的田地，以及一排木造馬廄，馬廄的後方延伸出幾片屋簷，底下養著雞和牛。再往外是一排排還很年輕的玉蘭花和桑葚樹，緊鄰著樹叢，這座「莊園民宿醫院」被一圈又一圈長著倒刺的鐵絲網和廢輪胎環繞住。

因為走了兩天兩夜，我們身上的衣服全濕透了。於是他們也把我們的衣服收走，然後發給每人兩套深棕色的工作服，男生是連身的褲裝，女生是連身的襯衫裙，胸前各有一排黑色的鈕扣，識別證就別在第三和第四顆鈕扣之間。我們睡在病房改建的宿舍，上下舖，六人一間，三人共用一張桌子和一個木頭置物櫃。吃飯就在醫院地下室，長得很像百貨公司的美食地下街，只是現在每一間餐廳彼此打通，像是國小營養午餐那樣，一桶一桶裝著糊在一起的菜色，大家就排隊拿著鐵盤挑選，湯和稀飯可以無限盛裝，水果一個禮拜吃兩次，幾乎沒有肉，因為牛要擠奶，雞要下蛋，馬要載貨。

住進來之後，我也開始成為這座醫院的勞動者。每天一大早，大家一起先到農場工作，採收一天食用量的作物。接著每個人按照職責分派去不同的部門，衣物部負責洗滌和縫補衣物，伙食部料理三餐，環境部負責清掃和維修，教學部負責十二歲以下小孩的學習和照顧，最緊張的是醫務部，直接在手術室和病房面對生老病死。

另外，還有人事部和軍事部，這兩個部門管理整座醫院，由最高單位直接指派。其餘的工作分派是半個月輪一次，由人事部統籌，因為是戰爭時期，總會有意料，每個人都必須熟悉各個部門該做的事，很有可能某天醒來，所有人都要到廚房為剛抵達的難民準備伙食，或者到醫務部照顧傷患。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環境部門，主要負責地下室的廚房和餐廳。地下室通風不易，稀飯和消毒水的氣味久久散不去，於是工作的時候我們都帶著布面口罩，打掃完滿頭滿臉的汗。在夢裡面我很想把口罩拿下來，因為我想聞一聞這座醫院的味道，在我的想像中，如果大口吸入這裡的空氣，我的喉嚨和肺部應該會被一股溫暖又刺激的氣體充滿。這個夢實在太真實太強烈，以至於我相信，如果能再多用一兩個器官去感受，就能證明我腦袋負責作夢的區塊並不單純。

這個夢醒來以後，我首先看到一隻光溜溜的小腿，這隻小腿突然感到一陣涼意，因為它露在被子外，床邊的窗戶敞開，風把大雨吹了進來。好一下子我才明白，我會醒來和我的小腿沒有關係，我其實是被吵醒的，因為房門口站著一位穿郵局制服的女人，這個女人不斷在喊我的名字。這個女人是我媽，那個時候我們的關係還沒鬧僵，我也還沒發現我爸其實已經不愛她了。

很多年後，我終於在現實生活中，也就是我現在工作的咖啡館，聞飽了消毒水混雜米飯的味道。如果我的鼻子先聞到了這個味道，而不是先用腦袋想像這個味道，我大概造不出「溫暖又刺激」這樣的說法來。

當我生平第一次，看著兩個大電鍋像關住什麼生靈，鼓噪不停，

而剛拖好的地板敷著一層透明的膜，應該這麼說——當一個人，起床之後牙都還沒刷，就洗好二十人份的米，分入兩個電鍋蒸，再將一罐養樂多容量的漂白水，倒進水桶，用拖把攪一攪開始拖整間店的地板時，這個人根本沒心智去對他的嗅覺遣詞造句。這個人倒是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大到我的脖子在上班第一天就拉傷了。

煮飯和拖地，就是每天開店我要做的頭兩件事。等我做完，老闆和老闆娘通常還沒來，整間店只有我一個人，我把拖把洗乾淨倒過來晾在廁所窗邊，接著拿出盥洗包，開始刷牙洗臉，抹上乳液和BB霜。

這間咖啡館只有三點到五點看起來是咖啡館，其它時間比較像小火鍋店。

「點一杯九十塊的奶茶從開店坐到關店，冷氣給他吹，網路給他用，一天十幾個客人都這樣我還不如去開網咖。」老闆說他想通之後，立刻決定推出商業午餐和超值晚餐，不過每天現煮的只有白米飯，其他菜色都是調理包加熱，或者解凍涼拌。為了讓客人覺得是現煮的，微波完的主菜會被倒入火鍋架上的鐵盤，等到醬汁要滾不滾時，就可以送餐了。

後來的日子，我仗著自己年輕，年輕人可能比較懂音樂一點，於是說服老闆撤掉店裡所有的水晶或沙發音樂，喇叭接上我的手機，裡面有什麼就播什麼。其餘時間我開始學會放空。放空在十一點整打卡上班，放空對客人說您好這邊為您點餐喔玫瑰油雞和梅干焢肉沒有了喔套餐加三十九元就可以享有紅茶奶茶咖啡柳橙汁無限續杯不然一人只限續杯一次喔。放空當老闆和老闆娘吵架然後老闆語重心長的問我一場棒球比賽是不是除了球員以外裁判也是影響比賽很重要的一部分？我還在放空來不及回答老闆就接著說所以我和

老闆娘吵架也是這間咖啡店很重要的一部分。

放空在晚上十點打卡下班。放空搭上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位子坐的捷運。放空盯著窗外的台北夜景浮出一顆我的臉。

二

我爸來找我的隔天，晚間六點多，我從圍裙口袋摸出一把小噴槍，俐落的點燃了兩個火柴。客人點完餐十分鐘之內，我先後端著一份紅酒燉牛肉和一份塔香三杯雞，放到 A1 的桌面上，接著用一方潔白餐巾，將蓋子緩緩揭開。A1 坐的是一對夫妻。太太點的是紅酒燉牛肉，丈夫點的是塔香三杯雞，點餐的時候就要標記清楚，老闆娘很在意這一點，女生和小孩附餐的飯量要給少一點，省米省電省一次煮飯就要花上二十分鐘的時間。

不過是晚餐第一組客人，我就已經看了牆上的鐘五次。避免老闆佻儷起疑心，我主動到吧台接手洗水果的動作，而為了躲避正前方的時鐘，我只好盯著 A1 的塔香雞和紅酒牛。

除了更加確定兩人是夫妻關係，我也可以肯定，塔香雞的上衣是紅酒牛買的。塔香雞穿的是那種大賣場花車一件 399 的運動 Polo 衫，我這輩子還沒有看過任何一個結了婚的男人主動在花車裡挑衣服。至少我爸沒有，但他衣櫃裡長這樣的 Polo 衫多得數不清，很顯然是因為，從小，闔家旅遊必去的景點就是離家最近的大賣場。到達目的地之後，我奔向玩具區（長大了就去美妝區），我爸去電器用品區，我媽的版圖比較大一點，包括了服飾清潔廚房日用品以及整個生鮮食品區。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天災人禍，希望我人正好在大賣場，這樣的話，等候救援的日子應該不需要太刻苦。

我爸下飛機來找我的時候穿的是新式唐裝，手上一圈土黃肥潤的珠鍊子，一截銀色腕表，他聳立在小套房的中央像棟地標。我沒逛過上海的大賣場，不曉得上海大賣場的特價花車會賣哪種衣服，為此，我衝下樓把手機還給他之後，回到房間上網搜尋了一下，找到一篇關於上海大賣場的新聞，裡頭說，上海夏天熱，冬天冷，景點要門票錢，於是年輕情侶假日經常結伴逛賣場，不推推車，專挑試吃，買蜜餞零嘴，消磨一天。我沒有預期會看到這樣的文章，就把視窗關了。

七點五十五分的時候，塔香雞和紅酒牛在吃我切的水梨，店裡有四組客人在用餐。距離打卡下班的時間還有兩小時又三十五分，我媽和我爸可能約在某個餐廳吃飯，也可能沒有，我媽可能簽字了也可能還沒。

歸根究柢，會和我媽鬧僵，是因為我找到了回去那個夢，也就是那座民宿醫院的方法。過程是，把眼睛閉上，然後更認真的看。接著黑暗就不是黑暗了，黑暗中有絲絲點點的螢光，看久了，頸肩會自然而然左傾，在意識可控制的最後一刻，順勢把自己，靠在一座老舊的樓梯上。這座樓梯位於醫院面向日落的那一側，靠近洗衣間和晒衣場的走廊上。通常這時候，會先看自己露在裙外的兩隻靴子，鞋尖一左一右在裙子下晃動，一步接一步走下樓梯。每一步的回音都越來越短，越來越近，越來越厚實。

某一天當我走下樓梯，手上多了一根拖把。我走進洗衣間要了一個大水桶，水桶裝滿水，走路的時候整個人倒向一邊，我緩緩繞過醫院側牆，在進入中庭前，把水桶放下來休息。天空是粉膚色，腳下的土硬得像石頭。

中庭站著兩個抽菸的婦人，其中一個看到我就朝我走來，她從口袋拿出一本冊子，在其中一頁找到了我的名字，食指在複雜的表格內對左對右的比劃，最後她說：「這個時段是圖書室。」旁邊另一位婦人拿出一大串鑰匙，拆下其中一支交給我。

圖書室在頂樓，裡面擺著從戰火中搶救出來的文獻書冊，一般人是不能隨意進出。我開門進去的時候，桶子裡的水已經灑得只剩一半。這裡原本是會議室，為了清出空間放書，桌子椅子靠牆疊了起來，窗簾也被卸下，交給衣物部門重新裁成床單或工作服。沒有窗簾庇蔭的室內依然昏暗，我不太記得這裡有大太陽的時候。地還沒拖完，外面就開始飄雨，於是我只好停下來，因為再拖下去，地板到明天早上都不會乾。離下一個工作時段還有一陣子，我索性抽了一本書，坐在地上看。

我記得每一個夢，尤其這個系列。但那是本什麼書，書裡寫了什麼我完全沒印象，可能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太重要，所以顯得這個細節不重要。總之我記得很清楚我手上攤著一本書，畫面拉遠，我看見一個女生坐在地上看書，天色逐漸暗下來，整排窗戶成了一面大鏡子，鏡子裡有一個低頭看書的女生，她抬起頭，一座黑色的背影逐漸靠近，這個背影為了看清楚她手裡拿什麼書，就把腰彎下來，她的臉就被擋住了。

這段夢醒來以後，我時時刻刻想再回去，反正我已經找到回去的方法，熟能生巧，坐校車的時候，考卷選不出答案的時候，午休連著下午第一堂課都醒不過來。我以為成績會一落千丈，結果沒有，我媽在全校排名的單子簽完名，看都沒看我一眼，轉身就往熱鍋倒下一盆高麗菜。一片滋滋作響的油煙中，我說：「媽，我談戀愛了。」然後我媽回我：「叫妳爸來吃飯。」很顯然，她對我談戀愛這件事

不感興趣。

我有點後悔當時真的聽了她的話，去叫我爸來吃飯，我應該把想說的話說完，那是我的初戀，而之後我就再也沒機會可以說。

那個讓我覺得戀愛的傍晚，我坐在圖書室的地上看書，雨越下越大，一點陽光都不剩了。我搬來一疊書放在腳邊，把燭台點亮放在上面。整個人縮著，湊近燭光看書。一隻黑色的靴子踩住我落在地上的裙襬，我慌忙站起來，燭火滅了。黑暗中有一隻手碰了碰我的頭髮。隔天早上，一位婦人，到菜園大聲喊我的名字，我蹲了太久，站起來的時候腳踏進土溝，差點把手上一籃番茄打翻。那個婦人領我走上醫院三樓的底部，用鑰匙打開一扇門，接著把鑰匙交給我。於是在軍事部上級辦公室的某個角落，我擁有了一張只有一格抽屜的小桌子。辦公室的主人是駐守這座醫院的上尉。這個上尉也就是到圖書室把我裙子踩髒的上尉，他看上我了，決定讓我當他的私人助理。我新工作的內容包含打掃辦公室，分好桌上的信，在紙條上寫下待辦事項，定時送上三餐和咖啡。其它時間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聽著一台小收音機，埋頭記錄來自遠方斷斷續續的戰情報導。

想當然爾，作這段夢的時候，我臉上肯定笑容可掬。

但是我媽站在油煙中沒有回頭，高麗菜隔壁的湯滾了，她把火關小，蓋上蓋子。「叫你爸來吃飯。」她只說了這一句。我走到客廳把電視關掉，我爸不在客廳，我走進臥室，廁所的門縫亮著，我在那裡站了好久，手舉在門邊一直沒有敲下去。

關於這系列在醫院發生，作夢都會笑的夢，我如果能克制，在清醒時不去揣想，不去編織，撇除這種連續作夢又清楚記得的能力，

我大概，真的有超能力吧。

我告訴我媽我談戀愛了，目的也只是，替她幫這個不上不下的我，找一個可以操心的機會，甚至可以引導她到我可能是天才這個邏輯裡頭。事實上我確信她只會破口罵我，但她沒有，因為蛤蠣雞湯突然滾了。同一時間，我爸沒有在客廳看電視，他正坐在馬桶上，和一個上海的女人通電話。上海的女人，顧名思義就是他在上海認識的女人，那一年他的公司決定在大陸設廠，於是他一個月只回家一個禮拜。高麗菜在熱油中滋滋作響之前，郵局的女人就已經知道了上海的女人，她本來打算轉過身哭給女兒看，可是念高二的女兒卻說自己戀愛了，她無法消化這句話，於是她選擇再也不正眼看她女兒。人在自憐的時候，想像力是源源不絕的。那份日益壯大的悵然，會讓人以為自己獨特於所有生命，進而下意識，抗拒生活原始的樣貌。

日益壯大的想像力告訴我，總有一天我會離開那座醫院，可能是長年待在那裡，日子貧乏到必須有所改變，或是抱著某個親人的屍體，萬念俱灰。更有可能因為上尉遠赴戰場不再回來。他可能有老婆小孩，他可能打算騙我，打算為了我然後拋家棄子，於是我會決定，坐上運送物資的馬車，徹夜逃離過去的生活。如果我媽在那個時候打算抗拒我，我其實可以理解，因為我也正在抗拒我的青春。我的青春的樣貌，就是把一項很重要的技能學好——聽的技能。坐著聽，站著聽，看著聽。聽數學，聽國文，聽英文，聽歷史，聽地理，聽物理化學生物，聽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聽到沒有疑惑，聽到倒立著也背如流水，聽到還沒講完就能回答，還沒句點就能選擇。小心陷阱，小心粗心，小心時間不夠用。如果有什麼先見之明，我沒有什麼遠大的企圖，只希望在這渾沌的三四

年，放進一段戀愛。可以短，可以慘不忍睹。但不能沒有。

於是我坐在我的小桌子邊，轉過身，上尉在他的位置低頭寫字。我把收音機的旋鈕轉了幾度，音量調大。是一首歌。我不記得是什麼歌，有人唱還是沒人唱，這無關緊要。因為我們正在一起聽，只聽。

「吃飯了，爸。」我還是敲下了廁所的門。排泄物的氣味和我爸一起出來，他伸手捏住我的鼻子，帶我逃離案發現場。

在那之後，我的夢衍生出好幾個版本，生離死別，狗血淋頭，科幻搞笑。我管不住這個夢了，因為管不住清醒時候的我不去預設，不貪求更多，我太期待上尉和我一起聽完那首歌之後的表現了。我下意識忽視生活，生活於是干擾我的醫院。但沒有關係，夢不下去的話，再重頭夢一次也很好。真的蠻好的，尤其坐在教室裡，再也聽不下去的時候。我可以不斷回到過去，戰爭真的來了，不用去學校，不用回家，整座城市斷水斷電斷網路，我們穿著工作服，打井裡的水，放牛去吃草。

三

人算不如天算，有些日子就會是例外，誰曉得我爸媽做夫妻的最後一晚，會有人穿一件花車 399 的 Polo 衫來吃塔香雞呢。

塔香雞和紅酒牛走了以後，三個咖哩豬和單獨的蜜汁雞也結帳離開，老闆送三個咖哩豬到門外，順勢抽起菸。店裡面只剩下兩個紅燒獅子頭和一個泡菜牛。老闆娘從小廚房鑽出來，遞給我一盤微波好的肉醬麵，我坐在吧台內側，一手叉著麵，一手在手機螢幕劃來劃去，「還順利嗎」，我用食指把這幾個字點出來，選了一個問號。

「還——順——利——嗎。誰呀，男朋友？」老闆娘才讀出「還」這個字我就從椅子上跳起來，糊著肉醬的叉子掉到了地上。正好泡菜牛和紅燒獅子頭走過來，爭著要結帳，最後獅子頭贏了，我把叉子扔進水槽，走到吧台側邊收錢找零。被老闆娘這麼一嚇，即便後來我人都回到五坪的小套房，那句「還順利嗎？」還停在我的手機上沒有傳送出去，因為我覺得，必須先解決老闆娘的問題，這封簡訊才可以理所當然地寄出去——我可以說「哈哈，不是男朋友，我沒有男朋友耶。」或者「不是男朋友耶，是給我爸的。」但這實在太困難了，因為不管怎麼回答，我都很可能要面對接下來兩種問題，一種是「騙人，妳怎麼會沒有男朋友？」另一種是「是喔，妳爸爸怎麼了嗎？」

對我來說，這兩種問題都很嚴肅，無法在短時間內回答完畢，再加上老闆娘單純出於想和我聊天，所以這麼隨口一問，於是我更加不知所措，那封簡訊就只好一直擱置在手機桌面上。

而五坪的小套房沒有老闆娘了，我躺在床上盯著日光燈管的末梢，那顆瘀血還在。我開始後悔為什麼不請假，二十四小時過去，太陽又從東方升起來的時候，就算有一百個穿 399 的 Polo 衫來吃塔香雞，我應該還是能從容自若，也就不會有那封蠢斃的簡訊。說到底我還是在意我爸媽離婚這件事。他們年輕的時候，還來不及想清楚自己下半輩子要跟誰過，就選了一個人結婚生子，這有點嚴重，因為訂婚結婚花一大筆錢，過日子養孩子又是一大筆錢，等到五十幾歲了，才發現自己不想跟對方過完一輩子，仔細想想，那些花下去的錢如果省下來，應該可以做不少好事。所以他們離婚其實算好事，我可以減去一些罪惡，畢竟他們大部分的錢都花在我身上。

關於那封「還順利嗎？」的簡訊，我大可以和老闆娘說，沒錯

是寄給男朋友的。她如果再問下去，我就說我男友念軍校，而且是國防醫學院，七年唸完了在等分發，意思是我就要當醫生娘了，在這間小咖啡館工作只是暫時的，只是我的一個興趣而已。當然後面這些話我不會說的這麼直接，點到為止讓老闆娘不再問下去就好。我對國防醫學院一知半解，編謊的能力更是糟糕，不過這總比讓我回答「騙人，妳怎麼會沒有男朋友？」之類的問題舒坦多了，既然說真話像是在騙人，還不如一開始就不說真話。然而這些都是事後反省，因為當下我的確被老闆娘嚇了一大跳，那個時候我心無防備，我的身體無比誠實，這份誠實的後座力是我從未料想到的。

我爸和上海女人通電話的案發現場有一本武俠小說，很冷門的作者。那間廁所還沒蓋好的時候它就存在了，被每個上大號的人，翻得破破爛爛。學生時期的我爸，在車站旁的書攤買下這套武俠小說，娶完老婆買了房子生完小孩，就把後半冊搞丟了，只留下前半冊。於是每個大號的人讀到精彩絕倫時，卻沒有了下一本，心裡就會想不管如何一定要找到下半冊。但沖了馬桶，出了廁所一切就被拋到腦後，下一次還是興高采烈坐穩了，重頭再讀一次。

而當那一天終於來臨，出了廁所的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兩件事情，夢不下去的民宿醫院美夢和沒有後半冊的武俠小說，在我生活中同等輕重時，我就不再作夢了。

然後一不小心我就大學畢了業。

畢業之後，我搬出學校宿舍，找到這間五坪的套房。房東沒有附電視，所以我把臉書當電視看。我不關心大明星的緋聞或節目名嘴的高見，他們離我太遙遠了，小時候或許嚮往過，但現在我知道，這輩子永遠不可能成為他們世界的一份子，而我對我的國小同學、國中同學、高中同學、大學同學的興趣還多些，關於他們去了哪裡，

吃了什麼，跟誰穩定交往又單身。前幾天我國中的班花發了一個動態，我笑到從床上滾到床下，班花說她騎車要去公司的時候，覺得天氣真好涼風徐徐，好久沒有這麼神清氣爽整個人容光煥發，一路上很多人多看了她兩眼，就在她喜孜孜想說心情好真的可以讓人變漂亮耶，就被警察杯杯攔了下來，哎呀原來是忘了戴安全帽。反正，看著一頁又一頁的臉書，我知道當初和我一起長大的那些人，沒有人成為大明星或大富翁，他們還是他們，就和我一樣，此時此刻還沒睡，用著臉書。

大概要等到某一天，或許是等我忘記曾經有個 399 的 Polo 衫來吃塔香雞，等到關上筆電，關了燈，在床上躺了很久之後，久到冷氣定時到了自動關機，太陽一路從腳趾燙上腰椎，我還在想要編什麼理由和老闆請假，決定使用經痛的時候，忽然想起我今天排休，於是我又用同一個姿勢躺了好久，久到覺得再這樣躺下去，我的人生差不多就說完了，剩下的日子不過是換句話說的時候，我會勉強爬起來，離開這間小套房。我會坐上捷運，轉搭火車，兩個半小時之後，我就會看到我媽了。

四

我媽曾經在郵局上班，後來我爸外遇的事情在同事之間傳開，我媽就提早退休，因為她臉皮比較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拖了這麼多年才真的離婚，因為我媽退休以後只剩下社區的書法課，以及過年的時候可以當長媳和大嫂，要是離婚的話，她就沒有地方可以去了。但也幸好她在郵局上班，而且從二十三歲開始就沒換工作，在那個年代考上公務員是有月退俸可以領的，所以基本上她退休以後

經濟是完全獨立，不需要靠我爸，也不需要靠我，但她還是不願意離婚，我曾經勸過一次，勸過那一次之後我就再也不敢勸了，因為她就假裝不認識我了。

老實說我一點也不怪我媽，這很正常，她是個臉皮很薄的人，萬萬沒想到自己的女兒竟然會站在外遇的父親那一邊。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和她解釋，我其實不是不站在她這邊，而是我明白，我爸是武俠小說裡的人物，他是想過了才決定外遇的，當他決定外遇的時候就是打算離婚的時候，絕對不會躲躲藏藏拖泥帶水。既然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讓我媽明白這一點，那麼，也就沒有任何人有資格逼她簽字。

而這一切完全是惡性循環，我媽不理我，遇到大事小事我只好勞煩我爸，或勞煩他的錢，我們關係自然就比從前還好，於是我媽就更不可能原諒我了。

那天我到家的時候我媽已經睡了，但應該還沒睡很深，於是我決定讓她知道我回來了，要不然，她半夜上廁所或是一大早起來發現家裡多了一個人一定會嚇去半條命。我推開臥室的門，坐在她床邊，我實在太緊張了，忘了先把床頭的小燈打開，就在黑暗中拍了拍我媽，拍下去之後才發現我拍的不是她的肩膀而是臉，果然，我媽迅速坐起來縮在牆角：「誰？」她問。

「是我。」我說。她維持原來的姿勢，沒有回答。我不知道怎麼辦就說：「戰爭來了。」她停了一下說真的嗎？我說，對，所以我才回來。然後她就放下被子，慢慢躺回原本的位置，過了很久，幾乎沒有音量的說了一句：「那就好。」

大概我吃過的苦和我媽比起來在份量上實在天差地遠，所以她那句「那就好。」是什麼意思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但我也是一個臉皮薄的人，所以當下姑且就認定她是和我和解了，在旁邊默默的也躺了下來。反正幸運的話，戰爭說不定真的就來了，這樣除了證實我不是瞎說，更可以證明那些夢我沒有白作，很多很多的日子我們都沒有白過。我不用再回到五坪的套房，不必去咖啡館工作，我會帶著我媽躲到附近的大賣場，在大難臨頭之前，想辦法談一場戀愛。

評審意見

〈祝我幸運〉

蔡素芬老師

以輕鬆幽默的筆觸書寫父母不和諧的婚姻和自己與父母的關係，看似獨立的生活其實牽腸掛肚，憐相環生。不斷以做夢串連情節，夢呈現心理狀況，也預示了在現實中失去家庭和諧轉而寄情夢中，因而對比出做為夾處父母失和之間的孤獨。她與她的夢最親，即使她和母親恢復親密接觸，仍寄望夢中的戀愛可以實現，更見其長久與夢相處，起於對現實的規避，令人心生憐憫。這位苦中作樂尋找自處自道的女子，和堅強但無聲的母親，凝塑了小說動人的力量。

得獎感言 陳以恩

謝謝評審。

謝謝所有偉大的寫作者，我何其有幸能成為你們的讀者。

謝謝那些來往於中正橋、永和橋、福和橋的機車騎士，

當有一天我足以攤開自己的時間長軸，在那段最掙扎最惶惑的年歲，是你們給予了我最多面對生活的信心與勇氣。

謝謝我的父母，謝謝你們把我生在這座島上。